

中國古建築之精美，常常用「雕樑畫棟」來形容，講的就是建築彩繪的技藝，而其中的佼佼者，便屬河南的朱氏彩繪。河南的少林寺、白馬寺、湖北的武當山道觀……無不有朱氏彩繪的作品。內地古建築專家秦曙光更大讚：「這種工藝可使傳統彩繪3D化，除故宮的專家外，只有朱家培養的彩繪師能掌握。」今年4月，朱氏彩繪正式申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香港文匯報記者探訪朱氏彩繪當代傳人，了解這一技藝的傳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匯 河南報道

朱氏彩繪 放異彩 古建築重生

3D古法傳承百載 作品遍及少林武當

朱家女掌門 雕樑畫棟勝鬚眉



「灑粉焊線」灑出的雲龍圖樣。

在朱氏家族的彩繪技藝傳承上，有一個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的女人，她就是陳學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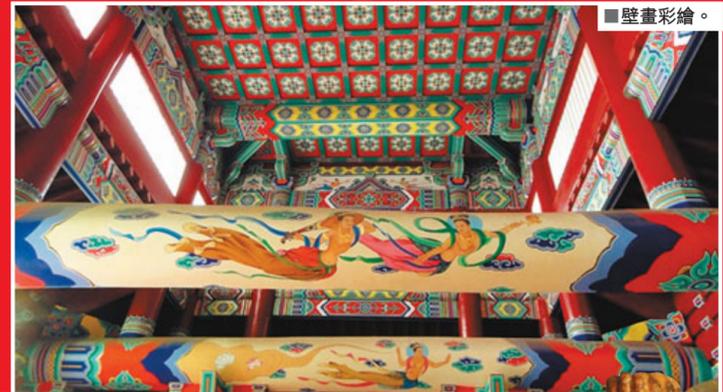
1987年，在鄭州城隍廟進行彩繪施工的朱彥林，被河南省文物部門以收文物的形式從確山縣二輕局工藝美術部特招到該研究所。結婚後便跟着丈夫朱彥林學彩繪的陳學蘭，這一年放棄工作，跟着丈夫全身心投入到彩繪事業中。

中年喪夫 挑起家族重擔

1989年，調入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一年半的朱彥林去世，半路出家的陳學蘭憑着多年跟丈夫學活及公公的秘傳，52歲的她挑起朱氏家族傳承的重擔，成為朱氏彩繪「掌門人」。她親自披掛上陣，長年在一線工作，修復了河南

大量的國家級、省級文物古建築；2004年，67歲的陳學蘭接到通知，帶隊負責鄭州文廟的彩繪工程，精美的二十四孝圖由此而在文廟活靈活現。

「近兩萬平方米的彩繪工程，正常工期需要一年，而我必須在8個月內完成。」陳學蘭說，從顏料的選擇到調配及選材，全是其一人操刀，與工人吃住在文廟。某日凌晨，困乏的陳學蘭和衣躺在廚房裡睡覺，由於通風設施不好，導致煤氣中毒。「被工人發現送到醫院後，醫生說，再晚來十分鐘，人就活不成了。彩繪這門手藝，又苦又累，很多顏料還有毒，如今我已年過七旬不能下手幹活了，只能從整體上把關。常年在一線工作，我的眼睛已經累壞看不清東西了。」說起過往，陳學蘭依然激動。



壁畫彩繪。



富麗堂皇的太白金星塑像。



中嶽廟的鎮殿將軍方相。



壁畫彩繪鳳凰朝日。

門外漢夢彩畫 醒來下筆有神助

說起朱氏家族彩繪藝術的傳承人，還有一個非常神奇的故事發生在他們身上，這是一個在夢裡得到的故事，就像門得列夫在夢中發現化學元素周期表一樣：2005年，朱長存存在母親家午休，陳學蘭的徒弟反覆多次畫出的雲龍都不盡如人意，躺在沙發上午休的朱長存，受其影響，迷迷糊糊中夢見了他將要畫出的雲龍小樣。醒後的朱長存讓師弟拿出筆紙與其同時畫龍，八分鐘畫一條龍。「我當時都不敢相信，他是軍人出身，多年從事醫療工作，從未學過設計、畫圖，我在旁邊看着他一會兒畫了四五張，比我那些學了多年的徒弟畫得還傳神，當時把圖樣交給研究所領導時，一口肯定是他父親朱彥林畫的。」陳學蘭說，也許是遺傳了朱氏家族在彩繪上的天賦。

「我唯一的孫子朱藝，已經14歲了，他現在都沒有心思上學，特別喜歡去工地，現在

畫的小獅、小狗等也非常漂亮，栩栩如生。」陳學蘭說，兒子朱長存會把「朱氏彩繪」的技藝傳給孫子朱藝，但現在還不是時候，「中國傳統文化積澱厚重，必須把學習搞好，將來從事彩繪這一行業，才能對得起每一處古建築，不辜負祖宗留傳下來的精湛技藝。」



第五代傳人朱長存正在設計繪圖。

據了解，朱氏彩繪起源於清末，已有100多年歷史，歷經五代人的精心培育的朱氏家族，形成了其獨有的藝術特點，一脈相承至今。是因為其有着百年不傳獨到之秘，河南省古代建築研究保護所秦曙光所長表示，朱氏彩繪的絕活「能在幾公分的紙和木板上灑出頭髮絲般的雲龍和花鳥異獸，使繪出的圖案像淺浮雕一樣富有立體感」。

雲龍武將 泥塑神形兼備

記者在朱氏家族女主人陳學蘭的家裡看到她用「灑粉、焊線」工藝為當地城隍廟繪製的雲龍「小樣」，金色的邊框鼓出，像是焊上的金邊，金箔、顏料、桐油等混合而成的「灑粉」，用專用工具擠出，厚薄不一的圖案就有了立體感。不僅如此，朱氏彩繪在泥塑、壁畫造型及施工工藝方面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如其在泥塑武像固定盔甲衣飾方面用九個吞頭在頭、脖子、腰等九個部位及用麻線、鐵絲在十八個地方把衣服紮起，固定衣飾形狀，俗稱「九吞十八繫」；及佛像衣紋中的「兔耳折」、「棉油松香製眼珠」等傳統技藝手法更是不傳之秘，雕塑出的泥塑立體感很強，神形兼備，走近雕像讓人有種被透視的感覺。

李白故居 修復震區文物

2008年汶川地震後，位於江油的李白故居受到了嚴重破壞，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所長秦曙光親自點將帶隊，由朱氏家族完成對受損文物的修繕。這項工程繁

瑣複雜，其中包含的整體彩繪、油飾、吊頂等工程對維修者要求甚高。朱氏家族憑着高超的藝術手法和獨特的施工工藝，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受到了國家文物局、河南省文化廳等主要領導的高度讚揚。

秦曙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氏彩繪之所以今天名揚四海，正是因為其有着百年不傳獨到之秘，朱氏彩繪的「灑粉焊線」工藝堪稱彩繪中的絕活，在國內享有盛名，「能在幾公分的紙和木板上灑出頭髮絲般的雲龍和花鳥異獸，使繪出的圖案像淺浮雕一樣富有立體感」。

關帝岳飛 挑袍舞錘俱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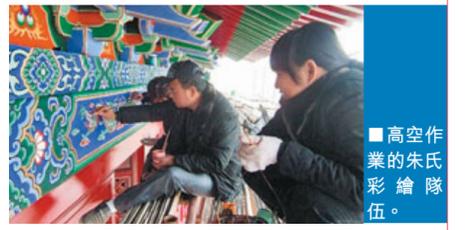
除以上這些獨特的工藝手法外，「朱氏彩繪」還講究根據不同的建築、場合繪出不同的圖案，比如河南的太昊陵主要建築畫龍，而女媧殿主要畫鳳，關帝廟主要畫「關公挑袍」，岳飛廟主要畫「八大錘」等，得到國內業界專家的高度認可及肯定，已故國家文物局原高級工程師祁英濤，在1984年看過鄭州城隍廟的彩繪和中嶽廟的鎮殿將軍泥塑後，揮筆題詞「朱氏彩繪 中原奇葩」；原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副館長、高級工程師馬瑞田題詞「五代世家」、「巧奪天工」。

畫師老齡化 絕活乏人繼

多年來，朱家為湖北黃陂木蘭山、武當山、河南登封中嶽廟、湯陰岳飛廟、淮陽太昊陵、少林寺、白馬寺、鄭州城隍廟、浚縣大佛等多處風景名勝古建築進行了彩繪、塑像、上彩等工作，受到了國內古建築界的高度評價。如今，朱氏彩繪的前輩們所創作的朱氏彩繪作品大部分已成為文物，隨着歲月的流逝，有些作品已度過了幾十個春秋，部分出現了龜裂和破損，修復這批文物，還必須用朱氏彩繪的手法才能完成。而繁瑣、細緻的步驟，讓五代單傳至今的朱氏彩繪成了瀕危技藝。

棉油松香製眼珠 只兩人會做

朱長存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其父朱彥林1982年收的徒弟基本都已邁入50歲門檻，不再適合高空作業；隨着經濟的發展，古代建築越來越受到保護，也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彩繪專業人才，「彩繪是個苦活兒，累活兒，掙錢又少，很多年青人不再拜師學藝，現在能做出設計小樣的只有寥寥數人，多是學一兩年便因為太辛苦就放棄了」。極大地限制了祖傳手藝的繼承發展；如朱氏彩繪的「灑粉焊線」工藝、泥塑武像的「九吞



高空作業的朱氏彩繪隊伍。

十八繫、佛像衣紋中的「兔耳折」、棉油松香製眼珠等工藝目前只有兩人能做，已到了瀕臨斷代的地步。

據了解，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承擔了作為保護與傳承朱氏彩繪藝術強有力陣地的任務。秦曙光表示，現已全面完成普查工作，收集了大量的朱氏彩繪作品小樣，準備出版朱氏彩繪專著《河南朱氏彩繪》，以使朱氏彩繪更好的傳承、發揚下去。除此之外，朱氏家族還積極到國內外各大博物館進行展覽展示，現已籌辦朱氏彩繪培訓基地並建立1個朱氏民間彩繪生產保護區；與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聯合建立《朱氏彩繪保護名錄》。

五代傳絕技 廣納百家長

背景資料

朱氏彩繪起源於清末，已近200年的歷史，歷經五代，一脈相承。朱世顯、朱運洪父子是朱氏彩繪的創始人，作為工匠，無房無地，只能漂泊謀生。湖北武當山的彩繪、泥塑，河南汝南縣東關的「城隍廟」彩繪塑像、南海學校「書香閣」就是他們父子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

而朱培修、朱彥林父子經歷了新中國建立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期，也使得朱氏彩繪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朱彥林的妻子陳學蘭介紹，朱彥林7歲就跟着父親朱培修學活，「並不局限於朱氏傳統的技藝，而是廣投名師，吸取別人之長」。文革期間，朱彥林和陳學蘭夫婦飽受非難，他們創作的「還我河山」岳飛塑像，在湖南全國民間工藝美術大賽獲得一等獎，可是回家後被縣領導批評，關押鬥爭學習十七天。

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逐漸重視古建築保護，朱氏彩繪逐漸恢復、發展。朱彥林與妻子陳學蘭帶着兩個徒弟整體修復了「河南嵩山中嶽廟」、「河南湯陰岳飛廟」等河南多處國家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並創作了「湖北木蘭山木蘭將軍群組」、「廣東肇慶鴻雲寺」等泥塑、彩繪。如今，這項技藝傳給了朱氏家族第五代傳人朱長存。



原北京古代建築博物館副館長、高級工程師馬瑞田為朱氏彩繪題詞「五代世家」，右為陳學蘭，左為朱長存。

朱氏五代傳承譜
朱世顯 1844-1905
朱運洪 1866-1948
朱培修 1886-1960
朱彥林 1931-1989
朱長存 1960-

用朱氏彩繪獨特工藝塑成的高山中嶽廟的鎮殿將軍方相。